

陈梓权 郭培忠 郭精锐 著

中国古代爱情诗

评注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爱情诗评注

陈梓权 郭培忠 郭精锐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爱情诗评注 / 陈梓权 郭培忠 郭精锐 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7

ISBN7-81036-291-7/I·53

I. 中…

II. ①陈…②郭…③郭…

III. 古代爱情诗—评注—中国

IV. I2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潮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296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16.00元

内容提示

中国古代爱情诗上溯先秦,下至清末,源远流长;或名家名篇,或民间佳咏,异彩纷呈。这些诗,涵盖了古代人们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可窥见古代人们的理想、情操、道德与伦理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思想烙印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其艺术手法灵活巧妙,风格绚丽多姿,有不同程度的审美价值及借鉴作用。本书精选其中 240 余首,加以注释和评析,供广大读者学习、研究之参考,也可作为古代文学史或诗歌史教学、研究的辅助性读物。

前言

爱情,这是男女之间相互倾慕和渴求结为终生伴侣的极真诚极强烈的感情。情诗,便是由爱情升华与凝聚而成的结晶;便是用爱情浇灌与培育出来的花果。

爱情,是一种永恒的美,是一种神奇的力,是人类常传不衰的纽带。因而,其精神的产儿——情诗,犹如各式各样的船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漂漂荡荡,川流不息。情诗,深深地扎根在人类爱情生活的土壤里。

但是,并非一有了人类,就有了爱情。爱情,乃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伴随爱情的诗,更姗姗而来迟。

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人类,处于“蒙昧时代”与群婚阶段,男女之间的结合,纯粹出乎生理和生育的需要。当其时,人们囿于自然属性,限于认识水平,实行以母系母权为基础的“共夫共妻”制,殊不知爱情为何物,诸如伏羲与女娲式的兄妹婚,以至父女婚、母子婚那类血缘杂婚,在后世文明人看来荒谬绝伦,在那时则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即使到了对偶婚阶段,两性的关系渐渐滋长着“感情”的因素,但人类仍未脱离“野蛮时代”。“在这里,婚姻并

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① 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象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② “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婚事的,”可见未有真正的爱情可言。^③ 由此,如果说在史前期有两性关系的歌诗,那也难免侧重于表现赤裸裸的性引诱,描述性冲动的过程或抒写对神秘的性的崇拜,而称不上爱情诗。正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说:“在原始抒情诗的性的关系,除极其卑野的形式上的东西外,再没有旁的题材了。就在澳洲人、冈克皮人或托苦多人之中,我们也决然不能发现一首恋爱的歌谣;哀斯基摩人的诗,最通晓的林克也说:‘那是丝毫也没有包含关于爱的感情之歌的。’……”他指出,原始抒情诗中“所呼为爱的,并不是精神的爱,而是指在享乐上很快就会冷却的肉体之情爱。”^④

爱情的产生当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出现了私有制,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一夫一妻制战胜了对偶婚制;私有观念也产生了,男女的结合,不啻为了“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这样的经济纽带和思想纽带使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⑤ 处于家庭统治地位的男子要求自己的妻子严守节操,他们则仍然有权利破坏夫妻的忠诚,离弃妻子;但通常大多数男子、尤其是地位低贱、贫穷的男子只能娶一个妻子,他们也不能不考虑找一个较理想、较可心的女子。已失去“母权”、受奴役的广大女子被迫接受了“从一而终”的社会制约,她们更幻想、企望着能找到一个可依靠的丈夫。于是,在男女之间,在择偶、结婚和夫妻生活中,不断萌发着相关的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页。

③ 同上,第75页。

④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民国22年1月,大东书局版,第320—32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

理想、道德、伦理等超乎生理、生育需要的观念，作用于男女双方关系的人的社会属性的因素超过了人的自然属性的因素，思想感情的交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爱情，经过社会历史胚胎的长期孕育，终于诞生了。情诗，也如婴儿学语，应运而生。

如上所述，爱情是私有制产生之后的社会产物。那么，它自问世之日起，就总带着所处时代、社会 and 不同阶级的印记；反映在情诗中的男女际遇和悲欢离合的情愫，也就具有相当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而另一方面，既然是诗，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表现形式也必然摇曳多姿。只要我们对我国古代借助文字载传的情诗作一番鸟瞰，对这一点就深信不疑了。

我国最早的情诗汇集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主要集中于《国风》部分，约占其一百六十篇的三分之一，多数为民间所作。大体反映了周代至春秋中期（公元前 11 世纪至 6 世纪）基本上是奴隶制社会下人们的爱情生活。

周代，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某些地域、家庭还残存着“共和制”下某些民主气氛，表现在爱情上，就有可能保留着远古某些恋爱婚姻礼俗。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媒氏》）；又谓“郑卫之风淫”，都说明男女在恋爱上还有一定的自由。《溱洧》（郑风）写男女结伴游春，相亲相谑，互赠芍药而定情，是一首初恋欢乐之歌。《野有死麇》（召南）、《木瓜》（卫风）、《静女》（邶风）、《狡童》（郑风）、《褰裳》（郑风）等，或写男女邂逅，一见钟情，掷物为约；或写幽期密会，倾心热恋，一往情深。这类诗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待爱情的纯洁健康的态度和大胆泼辣、真诚朴实的性格，可见当时礼教在民间的约束力还不算严重。

寻求配偶，就是寻找自己理想的那一个异性，也就是在追求一颗理解自己的心灵。如《出其东门》（郑风）中，小伙子对那个穿着

朴素、举止平凡的少女引起的审美快感和专一不二的追求；《子衿》（郑风）中，姑娘对意中人思慕的缠绵幽怨，竟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女曰鸡鸣》（郑风）表现了和谐美好的夫妻生活是建立在互敬互爱和辛勤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伯兮》（卫风）既抒发了妻子对远征丈夫的痛苦思念，也流露出她对丈夫的威武英俊、“邦之杰兮”的爱慕和自豪；等等。这类诗形象地体现了当时人们朴素的爱情观，男女间的感情已不再是建立在“方便和需要”的基础上。

照理，人世间有了爱情之后，婚姻应是爱情的自然结果，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也应应是美满的。《桃夭》（周南）、《绸缪》（唐风）一类诗便是新婚喜悦、婚姻幸福的祝颂与写照。但事实上由私有制派生出来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总是限制和破坏爱情的自由，“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①“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②随着礼教控制的加剧，男女的恋爱与婚姻的悲剧时常发生，妇女的爱情更备受压抑和摧残。如果说，《关雎》（周南）、《汉广》（周南）隐约地表现因恋者出身、地位悬殊，以致高不可攀、无法逾越爱情的鸿沟的话；那么，《将仲子》（郑风）已极鲜明地揭露家长制和社会习惯势力对男女恋爱的束缚和压制；而《谷风》（邶风）、《氓》（卫风）则更深刻地反映了爱情的离异和婚姻的破裂，成功地塑造了弃妇的形象，同情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受奴役受压迫的悲惨命运，鞭挞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然而，枷锁愈重，追求愈烈，爱情使男女双方为了彼此能够结合，甘冒极大的危险，甚至拿生命孤注一掷。“母也天只！不谅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第67页。

② 同上，第73页。

只!”《柏舟》(邶风)中的女主人公在呼天喊娘的控诉中,发出了“之死矢靡它”的最强音,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和对包办婚姻制度的誓死反抗。“穀则异室,死则同穴。”《大车》(王风)中的姑娘抱着生死与共的决心,不顾任何阻碍,鼓励爱人一道私奔,在抗争中寻求爱情的出路。

毋庸赘言,《诗经》中的情诗已涉及其时人们爱情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我国古代社会某些侧面的投影,具有鲜明的思想意义。至于情诗中赋、比、兴的基本手法,反复叠唱的章节形式和准确优美的语言技巧等的灵活运用,大体与整个《诗经》的传统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在上面就不一一赘述了。

汉代,封建宗法制度的强化残酷地摧落了无数爱情的花瓣。有权有势的官吏豪强可随意掠夺民间女子,三妻四妾;与此相联的封建夫权制,让男子可因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思想意识发生变化而喜新厌旧,停妻再娶。按《大戴礼记·本命》归纳的信条:“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反映到汉乐府《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等表现“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弃妇怨妇诗,比之《诗经》乃有增无减,可见“七去”是普遍实行了的,是阶级压迫的重要方面。面对官吏豪强的欺凌侮辱,一些妇女靠机智勇敢进行巧妙有力的抵制。如《羽林郎》中的胡姬,《陌上桑》中的罗敷,她们通过斗争捍卫了自身高尚纯洁的爱情,表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性格。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出现了震撼古今的爱情誓词:“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声呼告,引出五个譬喻;其势如排山倒海,显示出爱情的不可摧毁的力量。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绽开了爱情诗史上最艳丽的花朵——《孔雀东南飞》。这篇长达一千七百余字的民间叙事诗,描绘了汉末庐江郡小吏、忠实厚道的焦仲卿和善良勤劳的妻子兰芝的爱情婚姻悲剧。“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

苇绉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正是爱情的宣言！当现实无法实现这理想时，仲卿坚决违抗母训，兰芝决意不从太守逼婚，夫妻双双殉情，“合葬华山傍”。这与《诗经》“穀则异室，死则同穴”的斗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然则“孔”诗塑造了典型的悲剧形象，完整而生动的情节，展示了封建时代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触及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使之无愧为“古今第一长诗”，从2世纪以来，盛传而不衰。

不难看出，汉乐府民歌中的情诗是《诗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自身又是汉代底层人民爱情生活的歌唱。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同时文人爱情诗的崛起。《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思妇诗是这种崛起的重要标志。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官僚钩牙锯爪，矛盾起伏。许多知识分子依靠官吏援引、征辟，为图功名、求富贵、谋出路，离乡背井，奔走他乡，“游宦”、“游学”之风，盛极一时。“游子”、“荡子”失意落魄者之多，“闺门分离”相思之苦，成了其时普遍的社会现象。至东汉末年，党争迭起，社会动乱，农村凋蔽，知识分子更大量地沦落在流浪者的社会行列。于是，游子思妇诗一直迴荡着伤离怨别的主旋律；激发出怀人念远、忧愁激愤的情感：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明月何皎皎》）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

纯真质朴，格调与民歌相似；然以五言为诗，“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语），在抒情艺术上则独树一帜，开文人爱情诗的先河。且看《凛凛岁云暮》，诗人着力描写了一个梦。寒冬深夜，思妇只觉蟋蟀满耳，寒风满窗。她想到秋去冬来，丈夫还没有寒衣；要寄锦被，怎奈路途遥隔。在彷徨中她想象丈夫久客不归，也许变

心了。她恍恍惚惚地进入梦乡：猛然，丈夫驾车而来，对她说：“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正当她沉浸在欢乐之中，丈夫却又无情地走了。她在惆怅哀伤中醒来。这时她似醒非醒，似梦非梦，恨自己不能变成凌空的风鸟，飞随丈夫而去。她倚门而立，引领远望，似在追寻丈夫的背影；眼泪潮水般地涌出来，把两扇门都沾湿了！抒情与叙事、写景与言情、内心活动与外表形象的描写，如此精妙集中地围绕这个“梦”而展开，“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明·胡应麟《诗薮》）。又如《迢迢牵牛星》，诗人固然还是表现离愁别绪这一人生极为现实的问题，落笔则超脱了现实的“这一件”或“那一件”的局限，让思绪飞翔到肉眼可见而又带着梦幻色彩的太空之上。自然界景物与诗人情感熔为一炉，神话中织女与人间思妇形象的契合，使诗歌的意境无限地扩大，几乎普天下的游子思妇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引起共鸣。“《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正因为文人的情诗与民间情诗可相媲美，有其独特精到之处，因而两者均能千古常新，不可磨灭。

魏晋之后，文人的情诗步古诗之后尘而各具特点，如曹丕的清丽细腻，曹植的哀婉缠绵，张华的朴实真切，鲍照的劲健放达等。南北朝乐府也留传着大量的民间情歌，其风格则南北殊异。如北朝民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塌地唤天！（《地驱乐歌》）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

气质粗犷、朴直、豪爽，具有黄土高原气息。这或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少受礼教约束有关：“老女不嫁”，见诸数首之多，也许是北方战乱频仍、人口掳掠、丁壮流亡的反映。南朝情歌受地理环境、商业经济、传统礼教的影响，多为婉媚纤曲。其佼佼者当推

《子夜四时歌》与《西洲曲》，前者清丽含蓄，后者犹如春蚕吐丝作茧，拉扯不尽，从春到冬，从昼到夜，扯不尽辗转反侧的相思；蝉联钩接，声情摇曳，韵味无穷。这表明民间情诗在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漫长的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期，情诗也登峰造极。表现在：一、题材广阔，情诗更广泛、更全面地反映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爱情生活。诗中的青年男女有进士和妓女、商人与闺秀、征夫与农妇、道士、士大夫和宫廷中的妃嫔，其对爱情的追求带有浓厚的个性解放倾向，赋予情诗以新的思想内容。二、作者众多，文人学士更多自觉地创作以爱情为主题的诗篇，至晚唐，情诗几至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三、艺术成熟，名篇迭出。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王维的《相思》，王昌龄的《闺怨》，李白的《春思》、《子夜吴歌》，杜甫的《新婚别》、《月夜》，李益的《江南曲》，刘禹锡的《竹枝词》，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孟郊的《怨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牧的《赠别》，李商隐的《无题》，金昌绪的《春怨》，等等，均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箇中的佳句，更如“情天”的明星，璀璨夺目，影响深远。

尤引人瞩目的是《长恨歌》，描写了帝王——唐明皇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占有三宫六院的皇帝也有“爱情”，且铺成长篇咏叹，是白居易借助民间传说所作的独创。其意虽在喻讽皇帝的骄奢淫逸导致政乱的历史教训，但对李、杨的执着相爱和刻骨相思极事渲染，深注同情，充满浪漫主义气氛；“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种深切动人的爱情境界，其意义和影响，已超出帝妃形象之外。唐代还有一些优美的情诗反映了违反一夫一妻制发展起来的个人性爱，即所谓“婚外恋”。其时艺妓颇多，士子们混迹于歌坊妓院时，常会因异性才貌情性的吸引产生爱慕之情，发而为诗。如杜牧《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这类情诗刻划炽热相恋的男女心心相印、复杂幽微的情感，文辞细腻雅致，略带朦胧色彩，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难怪古人读了“黯然销魂”。

宋、元、明、清，爱情诗从总体上说，已不如唐时兴盛。相对于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言情者，略为逊色。但见诸文人集粹的民间情诗，从明代收集的“吴歌”、“山歌”，到清末流行的“台湾竹枝词”、“豌豆开花花蕊红”等，颇具时代气息或地方色彩。文人情诗，有不少以抒写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感见长，这在以往较为罕见。如宋时梅尧臣怀念亡妻的诗，今存达十多首。这组悼亡诗，思想纯朴，感情从肺腑深处涌出，特别感人，造境平淡而蕴含深意。如“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中年丧妻寂寞凄凉之境，长夜痛切无眠之情，都从孤萤、一雁见出，倍增其悼亡之感伤。他如李清照的《偶成》，陆游的《沈园》，杜巧女的《截发赠裴生》，于谦的《悼内》，袁凯的《京师得家书》，杨慎夫妇的《青蛉行寄内》与《寄外》等，也都写得情真意真，韵味隽永。这个时期，更有大量仿古乐府的情诗，其中也不乏佳作。如明·刘基《病妇行》全然由汉乐府翻出：小儿哑哑索乳，病妇取珥托孤，低声劝夫早娶以“怜儿小”，全诗词语朴素，气氛真切，感情深挚，再现了一幅夫妻生离死别的图景。诚然，仍有一些立足于反映现实、褒贬时事的情诗，如明·刘绩《征夫词》、《征妇词》，拟征夫征妇的对话，把爱情与爱国联系起来，悲壮慷慨；元·陈泰《丁都护》描述戍妇孀哭甚哀，透露了征戍劳役之苦；清·施闰章《浮萍兔丝篇》，抒写战乱中将军部曲掳掠人妻，阴差阳错的故事，揭露当时妇女被弃、夫妻不偕的社会现实；清·屈大均的《待舟操》、姚燮的《双鸩篇》，也描写了其时的爱情、婚姻悲剧，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赞扬青年男女忠于爱情敢于抗争的精神；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三

概括而言,作为人类的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古代爱情诗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民族特色,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现实,尤其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爱情生活,从中可以窥见古代人们的理想、情操、道德与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其风格多样,手法灵巧,在艺术形式上也有审美价值和借鉴作用。当然,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古代情诗中也含有一定的糟粕,需要读者加以鉴别。对这一领域的诗歌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基于上述情况,本书从我国古代爱情诗歌中选集较好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共 240 余首,作了简明的注释和评析,以供广大读者学习、研究之参考。限于诗,作为“诗余”的词及体式与词相近的曲不选。

全书之选注评析,先秦两汉部分由郭精锐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由郭培忠负责,宋、元、明、清部分由陈梓权负责,最后由陈梓权负责统稿并撰写前言。限于我们的水平,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承邱世友教授审阅,在此谨志由衷的谢意。

陈梓权

目 录

前言..... 陈梓权(1)

先 秦

关雎	诗经·周南(1)
桃夭	诗经·周南(3)
汉广	诗经·周南(4)
標有梅	诗经·召南(6)
野有死麕	诗经·召南(8)
谷风	诗经·邶风(10)
静女	诗经·邶风(14)
柏舟	诗经·邶风(16)
桑中	诗经·邶风(18)
氓	诗经·卫风(20)
伯兮	诗经·卫风(24)
木瓜	诗经·卫风(26)
君子于役	诗经·王风(27)
采葛	诗经·王风(29)
大车	诗经·王风(30)
将仲子	诗经·郑风(32)
山有扶苏	诗经·郑风(34)

狡童	诗经·郑风(36)
褰裳	诗经·郑风(37)
风雨	诗经·郑风(39)
子衿	诗经·郑风(41)
出其东门	诗经·郑风(43)
野有蔓草	诗经·郑风(45)
溱洧	诗经·郑风(47)
蒹葭	诗经·秦风(49)
月出	诗经·陈风(51)
泽陂	诗经·陈风(53)
湘夫人	屈原(55)
山鬼	屈原(59)

两 汉

有所思	汉乐府(63)
上邪	汉乐府(65)
白头吟	汉乐府(66)
怨歌行	汉乐府(68)
陌上桑	汉乐府(70)
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74)
上山采蘼芜	古 诗(87)
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88)
青青河畔草	古诗十九首(91)
涉江采芙蓉	古诗十九首(93)
冉冉孤生竹	古诗十九首(95)
庭中有奇树	古诗十九首(97)
迢迢牵牛星	古诗十九首(98)

凛凛岁云暮·····	古诗十九首(100)
孟冬寒气至·····	古诗十九首(103)
客从远方来·····	古诗十九首(105)
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107)

魏晋南北朝

燕歌行·····	曹 丕(109)
室思·····	徐 干(111)
定情诗·····	繁 钦(112)
七哀·····	曹 植(115)
杂诗·····	曹 植(117)
车遥遥篇·····	傅 玄(119)
情诗(选一首)·····	张 华(120)
拟明月何皎皎·····	陆 机(122)
悼亡诗(选一首)·····	潘 岳(124)
杂诗(选一首)·····	张 协(126)
东阳溪中赠答(二首)·····	谢灵运(128)
拟行路难(选一首)·····	鲍 照(129)
江南曲·····	柳 浑(131)
王孙游·····	谢 朓(132)
捣衣·····	温子升(133)
闺怨篇·····	江 总(135)
子夜歌(选二首)·····	南朝乐府(136)
子夜四时歌(四首)·····	南朝乐府(138)
读曲歌(选一首)·····	南朝乐府(140)
作蚕丝·····	南朝乐府(141)
西洲曲·····	南朝乐府(142)